

# 中国如何在G20定位国家利益

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峰会即将登场。因为这20国的经济规模占了全球的80%，因此整个国际社会对峰会给予厚望。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一直努力应对各自的危机，但危机的深刻性，似乎已经大大超越出人们的想象，各国很难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看来，只有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间的合作，才能应付危机。

但是，从刚刚不久前结束的G20财长会议的情况来看，人们对G20的期望或许不可太过乐观。尽管危机深重，但各国恐怕都难以超越自私自利，国际合作的困难度并不比拯救金融危机的难度小多少。

G20并不是什么完全各走各路，在一些问题上，大家还是达成了共识。例如在国内层面，各国都意识到挽救银行业是拯救实体经济的关键。也意识到要加强金融监管，加强管制所有评级机构。在国际层面，美欧在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上，立场基本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风险监控方面应发挥关键作用。

但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美欧间的分歧远大于共识。在欧盟看来，美国放任自由主义是这次危机的直接根源，因此欧盟主张峰会应对现存国际金融体系实行全面改革，集中讨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纠正美国式的宽松监管，防范危机再现。

美国则不以为然。美国主张全球主要经济体要扩大政府开支，投入更多资金刺激经济。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美方尽管认同需要大力改革，但反对建立类似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监管秩序，反对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设立“超级监管者”。

不能期望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可以预见，这些重要方面的分歧很难在峰会上得到消除。因此，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克南已经指出，G20可以商定金融监管的原则，但不可期望以此会议可制定各项细则。

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并不具有实质性的议程。他们提出了一些原则，例如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例如要求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多边金

融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正是因为这些都是原则上的，也因此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同。尽管这些国家很想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但总体说来，欧美还是在主导进程。

美国和欧盟都在未来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中对自身做了定位。美国的最大利益就是尽快恢复昔日的辉煌，重新做回世界唯一的霸主。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主张解救金融和实体经济，而反对全球金融监管。很多年来，美国利用其美元的霸权地位，通过主导国际金融机制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极大的利益，甚至是转移财富。

欧盟的定位也相当清楚。因为其福利体系，欧盟的公共投入本来就比美国庞大。同时，美国可以大搞政府赤字，因为可以向其他国家销售，但欧盟各国则不能这样做。

此外，欧盟也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这些因此表明欧盟会把重点放在政府对金融体系(无论在国内外还是在国际层面)进行有效监管。

美欧之间的分歧，决定了G20不会在改革国际金融体制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今天的情况和二战以后确定国际金融体系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美国主导世界，欧洲是美国的盟友。美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现在则不同。欧盟已经没有了战略上的敌人，即前苏联。而欧盟也已经有了基础货币欧元。实际上，欧元的产生本来的目标就是要抗衡美元的。

其他国家也并不见得和美国具有一致的利益。日本长期以来生活在美国的翅膀下，但并不见得很舒服。中国等新兴国家迅速崛起，已经导致了国际经济的多极化。

但是，尽管美国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力量，其霸权心态仍在那里，至少要恢复霸权地的心态还在那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定位，无论对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还是对中国经济本身和区域经济体关系，或者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模式，都非常重要。



一脚在亚洲，一脚在西方 因为这是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中国必须有自身长远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如何定位自身？至少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

首先是从国际层面。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在强调的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这些当然很重要，但这里表现的只是在西方建立的构架内和西方竞争权力，而没有对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缺失进行反思。

新兴经济体不应当仅仅争取更多的权力，而且应该对国际金融组织的性质有个重新的考量。因为金融的全球化，国际组织的权力越来越大，并且缺少监管。

在很长时间内，国际金融组织往往成为强国欺侮弱国的武器。在这些组织面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完全失去了经济主权，这些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往往指手画脚，成为这些国家自主经济发展的阻力。

本来，国际金融组织应当起到监管全球经济的作用和帮助弱国的作用，但可惜这两方面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因此，在重组国际金融体系时，必须重新考量国际组织的功能和权限。

其次是区域层面。应当认识到，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首先应当是亚洲强国。尽管在经济方面，中国在北美和欧洲有很大的利益，但地缘政治方面，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亚洲，对亚洲的经济关系不容忽视。

在国际关系的很多方面，金融和经济是最有效的武器。美国的强大并不仅仅是其军事，而是其强大的经济渗透力。中国如果在亚洲不能拥有强大的经济渗透力，那么不仅其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其战略利益也会受到威胁。

最近在南海和周边发生的事情已经表明，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力还远远没有能够和其战略利益达成一致。尽管在应付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免不了要和西方美国合作，但和亚洲国家的合作也同样重要。

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国应当一脚在亚洲，一脚在西方。这也表明，中国的重点应当是地区性金融制度的建设。这方面已经有些努力，但远远不够。

追求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本身的事情。在这方面，中国应当追求的是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多极化。这次金融危机说到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元霸权的腐败。要追求金融多极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追求人民币成为一种基础货币。

欧元的产生是针对美国的，但因为欧元不是主权货币，很难很快强大起来。人民币是主权货币，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其作为另一种基础货币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

中国应当有一个全盘的计划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当然并不拒绝亚元的产生。但过去很多年的经验表明，亚元的产生存在着不可跨越的政治障碍。

不管怎样，应当认识到，只有一种基础货币——即美元的国际金融体系，必然腐败。在应付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不可避免要和美国合作，但并不是简单地帮助恢复美国的霸权地位。

再者，如果只有一种基础货币，不管存在着怎样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也难以对美国构成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制约和监管。只有当产生了三种甚至更多的基础货币时，才会构成互相制衡的局面，才会造就一个比较公正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郑永年)

就在日本经历35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时，其政坛也正经历十多年来少有的阵痛期：执政的自民党人气空前低迷，首相位置岌岌可危，摩拳擦掌意欲夺权的反对党民主党虽然人气蹿升，也早就控制了参议院，但日前也陷入贪腐丑闻，其党魁也是下届首相的热门人选小泽一郎，面临被迫辞职引退的危险。

自明治维新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亦步亦趋地效仿欧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其政坛为何陷入更迭频繁、人气低迷、腐败低效的泥潭？

统治集团沆瀣一气 众所周知，日本尽管从明治维新开始就试图模仿西方的宪政制度，但直至二战战败投降之前，一直实行的是以天皇为绝对核心的立宪君主政体。战后在美国主导下，日本进行了政制改革，确立起与英国政体类似的议会君主政体：天皇

## 日本政坛乱象 谁之过？



被保留下来，但成为虚位元首；内阁由议会下院即众议院占绝对多数(半数以上)议席的政党组织，并对其负责。

但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从西方急速移植过来的议会民主政体，在有着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日本，很快就呈现出与西方迥异的面目。

首先，在这种制度的保护下，战前日本形成的政商勾结、相互荫庇的保守统治集团，不仅毫发无损，而且继续强有力地掌控政坛。这个保守统治集团内部虽然也有政见冲突、利益角逐，但在维护既得政经利益方面表现出惊人地整合力。

其次，公务员制度下形成的官僚阶层，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利益集团化倾向，变得日益固步自封、腐败低效。同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日本社会虽然也从战前两极分化的金字塔式结构，日益向中产阶级崛起的橄榄形转变，但中产阶级地位始终未能稳固，如影随形的不安全感，使之很容易向保守精英阶层屈服并寻求庇护。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议会政治舞台上虽然也不断上演合纵连横、尔虞我诈的政治戏剧，但术高于权谋、策略高于战略，既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交锋，又没有二元利益格局的社会群策基础，所以从1955年以后形成的一党独大格局，除了上世纪90年代有过短暂变动外，一直延续至今。两党制在日本叫了60多年，迄今仍只是镜花水月。

民意保守恶性循环 在长期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下，政治文化未曾受到彻底荡涤和洗礼的日本，自民党内乃至整个政坛，自然就出现大佬退而不休、党内派阀林立、家族世袭风行、官商沆瀣一气等欧美政坛鲜见的怪现状，政坛也难产生既有胆识谋略又有过人能力的政治家，倒是长于密室政治、投机钻营等「登龙术」的政客代代相传。

这些怪现状在日本经济腾飞时期自然被遮掩或被忽视，等到经济增长低迷、社会不满日增时，自然就水落石出。仅靠家世背景或者大佬栽培可以支撑一时，但总难以破旧立新，更无法直面像经济危机这样的严峻挑战。

长期在野的反对党，要麽是自民党内反水过来，要麽未能进入保守精英集团圈内，所以政治上善于对抗、破坏，却不善于建树、创新。结果选民自然产生「一个苹果烂掉了、另一个也好不到哪里去」的失望情绪。

政体造就保守统治集团，保守统治集团造就一党独大、派阀政治、家族世袭和政商勾结，后者自然造就政权频繁更迭、人气低迷、腐败低效，这就是日本政坛乱象的恶性循环图谱。(张智新)

## 马英九的警讯 别让权力睡着了



3月14日苗栗县立委补选，脱党参选并遭国民党开除的无党籍候选人康世儒，竟以1600票差距，险胜国民党籍、代夫出征的陈莹英，消息传出，震撼全台，咸认此项结果是“一叶知秋”，是对执政已九个月的马英九的“惩处”，也为二周后即举行的台北市大安区立委补选将是“第三波警告”。

败选而“走入历史山洞”的苏贞昌，如今却来势汹汹成为“古墓奇兵”，成为威胁台北县长周锡玮连任的最大变数，是周锡玮表现不佳？还是被马英九所拖累？年底县市长选举将是另一关考验。

陈水扁大审虽然已进入司法程序，但特侦组侦办的二次金改案、外交机密案却无任何进展，关键人物陈致中未予收押，“御医”黄芳彦潜逃美国，四个多月却未予通缉，检察总长陈聪明成为众矢之的，舆论指向陈聪明“通风报信”、“吃案纵放”，陈聪明的“一皮天下无难事”，司法事件转而形成政治包袱，宣称“不沾锅”的马英九没有任何宣示动作，更增加选民的疏离与愤怒。

苗栗立委选举是“见微知著”，由局部可窥全部，国民党如“神经大条”麻木不仁，仍找尽各种开脱掩饰之词，连续的“骨牌效应”就会出现。马英九是否仍在街头昏睡不醒，还是“当选仍在竞选”，不知民意的转向？(胡忠信)

代，自然予新党提名的姚立明可乘之机，蒋姚的互有消长，甚至可能会予民进党提名的周柏雅当选机会。

列宁说：“不要让权力在街头睡着了。”马英九执政已快十个月，兴利、除弊两头落空，马英九整日行程满档，政府执行力不符人民期待，内阁民调支持度直直滑落，苗栗立委补选是“第一波警告”，台北市大安区立委补选是“第二波警告”，年底县市长选举将是“第三波警告”。

分析员普遍认为，无论是金沙、可口可乐，还是迪士尼，遇到的麻烦似乎都来自一个原因：中国人现在可以说不，而且更将这些本来是经济性质的矛盾，提高至政治矛盾。

其实，可口可乐、迪士尼、金沙在过去数年，甚至十多年来，在中国一直是如鱼得水，发展得很好，无论大陆人、香港人还是澳门人，都十分熟悉这些美资品牌，并产生了一定好感。

所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将美资企业踢走”这类激进的民族情绪问题，美资企业目前遇到的麻烦，基本上还是经营策略的争夺战。

在日前香港立法会特别财委会上，多名议员就关注到港府与迪士尼的扩建乐园谈判进展。有议员认为，迪士尼是要以裁员向港府施压；也质疑港府在谈判中处于下风，令迪士尼横行霸道。

## 中国开始说“不”

过去数星期，可口可乐、迪士尼、金沙，这三家在中、港、澳叱咤风云的美资企业，先后分别出现不同类型的麻烦，显得有些不太愉快。

其中，一度因财困而暂停澳门发展项目的金沙集团，其老板艾德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强调，他的主要对手——“澳门赌王”何鸿燊，有一些言论“煽动反美情绪”。

上星期，可口可乐想“豪饮”(收购)中国最大果汁生产商汇源的计划，被中国商务部以《反垄断法》否决，令外界担心北京是否为了民族情绪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至于已进入香港开设中国首个迪士尼乐园的华特迪士尼，在获悉上海市长韩正强调“正式落户上海还没有日程表”后，就突然宣布裁减负责香港迪士尼扩建工程的30名幻想工程师(imagineer)。

分析员普遍认为，无论是金沙、可口可乐，还是迪士尼，遇到的麻烦似乎都来自一个原因：中国人现在可以说不，而且更将这些本来是经济性质的矛盾，提高至政治矛盾。

其实，可口可乐、迪士尼、金沙在过去数年，甚至十多年来，在中国一直是如鱼得水，发展得很好，无论大陆人、香港人还是澳门人，都十分熟悉这些美资品牌，并产生了一定好感。

所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将美资企业踢走”这类激进的民族情绪问题，美资企业目前遇到的麻烦，基本上还是经营策略的争夺战。

在日前香港立法会特别财委会上，多名议员就关注到港府与迪士尼的扩建乐园谈判进展。有议员认为，迪士尼是要以裁员向港府施压；也质疑港府在谈判中处于下风，令迪士尼横行霸道。



不过，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透露，目前谈判看似胶着，其实是因为迪士尼提出希望增加注资而可能削减目前港府的57%股权比重，以及扩建项目的融资问题。

她批评香港迪士尼向外界声称，扩建由乐园全资建造，港府不用出一分钱的讲法是不正确的，并强调港府谈判的重点是要为港人争取合理利益。

学者指出，当年港府为了引入迪士尼，签下了一份“丧权辱港”的协议，港府投资220亿港元(约44亿新元)，只占57%股权，虽然是大股东，但无权过问乐园的管理及收支账目。

显而易见，迪士尼集团的裁员行动，并非真的要放弃香港迪士尼的扩建，或放弃将来可扭亏为盈的机会，而只是想重施当年“KO”(击倒)港府的手法，争取扩建工程的更佳条件。

在北京，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表示，中国政府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是根据《反垄断法》客观作出的裁决，维护中国市场的公平竞争，否认当中涉及贸易保护主义。

他表示，中国政府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政策，当局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化。他强调：“在中国的街上，外资商店随处可见。”

至于金沙在澳门的情况，就更凸显“商場上没有永远敌人”的说法了。集团较早早已派出代表，出席由何鸿燊发起的博彩营运商会议，并组成商会，共商应付金融海啸的办法。

在资金问题得到解决后，金沙的金光大道第五、六期也即将复工，集团更强调将赌牌交还澳门政府，对澳门赌业前景仍是看好。

在商言商，只要是在公平条件下进行谈判，美资企业不会在中国受到冷落。(易锐民)